



目录

宋子文任广东省长时的“抓兵”事件

胡汉民的“豆腐会”

胡汉民被日本人谋杀经过

我与胡汉民

李汉魂主粤的施政手段

李汉魂在西北区绥靖二三事

李汉魂主粤之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工作

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

张锦芳为何能当上省长

旧广州最后的“市长争夺战”

欧阳驹任职广州市长的原因

广州市“民选市长”的昙花一现

李福林兼任广州市长的笑柄

怀念空军建设者黄光锐老师

回忆两航起义

[更多>>](#)

存稿第三辑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接收广州的回忆

练秉彝陈家蔼口述黎思复整理

1945年，日本天皇诏令日军投降后，蒋介石随即电示广州汪伪组织一切机构各按原位以候待命，因此设在广州的伪广东省政府和各厅处、司法机关以及广州的伪市政府和各局处，均不加移动，各伪厅处长、法院院长仍是汽车出入奔驰往来于市面，特别是伪警察局长郭卫民，仍然是负责维持治安。

进入广州的国民党军队，最先是游击队。广州河北游击队长谢大俊率队进入市内。为首的捧一面大旗，旗为黄底黑字，誌一巨型“傻”字于旗之中央，逡巡于市，进入高第街一带之洋杂商号、皮鞋商店，争先恐后购物买鞋。店员告以价目请其付款时他们则大骂：“你们汉奸，供应萝卜头（广州沦陷时俗称日本军队为萝卜头），大发国难财，搵得一身钱。我们出生入死打回来，不杀你就算够运，还要什么钱，还说什么话。”店员们眼睁睁看着其取走货品不付钱。进入河南地区的游击队扯着李大同的旗号，在南华中路、洪德路一带，熙来攘往进入各杂货商店购买物件，也是一样不付钱，一样地责骂。商人们也是噤若寒蝉，不敢置答。

混乱状态历时多日，新一军抵达广州。新一军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全部均美式装备，军长张立人，师长李鸿、潘裕昆，均从缅甸由英国陈纳德航空部队空运到达。

此时，蒋介石先后委派张发奎为广州行营主任，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陈策为广州市市长，李国俊为警察局长兼广东省青年团干事长和原日之广东军事特派员李福林等，均分道兼程回粤。张发奎未到之前，派张励乘专机飞回广州设立前进指挥所。陈策、李国俊亦先遣其手下星夜赶回广州活动。陈、李则亲自率领广东省警总队武装警察千余人沿东江河源、增城到石滩乘火车于9月14日半夜抵达广州。我（练秉彝，下同）亦随同到达。

9月15日陈策接收广州市政府，李国俊接收广州市警察局。陈接任后首先打破向来警察局辖下各分局由局长荐委的惯例，直接派同乡区剑城接收伪省警总队，继又委派同乡黄守绪接收李国俊由东江带回之省警总队并充任省警总队长。同乡陈光弟为陈塘分局局长，黄公甫为太平分局局长，林荟材为逢源分局局长，冯汝楫为靖海分局局长，杨某为永汉分局局长，其余德宣、黄沙两分局局长虽不是陈策同乡，但亦为陈所直接委派者。陈策这样做，李国俊虽莫奈伊何，但因此而恨陈入骨。陈为抢夺敌伪遗留物资来打下发财基础计，也顾不得许多。李接收警察局后，只得派汪伪政权的警察局长郭卫民任副警察局长，提供线索来搜刮物资，派了练秉彝为督察长，派其族弟李彦良为探长和委派其亲信充当芳村、南岸等分局局长。

粤省主席罗卓英亦于9月中旬率领所属抵达广州，即派丘新民接收伪广东建设厅，派同乡蓝逊接收敌伪遗留物资和各种企业，成立广东省企业公司，委蓝为总经理。派其旧属叶公武接收顺德各处糖厂。到10月初，国民党中央委派莫与硕来广州敌伪物资管理处。中央派罗卓英主政广东，后又派莫与硕接收敌伪物资，行营权力大受限制，只希冀以行营名义缴得降军的军械来培植实力而已。不料蒋介石又借整编为名来排除异己，举凡非蒋嫡系的军官，悉数编入军官总队，因此张翼培植自己亲信军官来扩充实力又无法实现，行营遂形同虚设。

张发奎抵广州后，决定9月16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受降典礼，日军华南派遣军总司令田中久一先将所统属各部队10万人由粤境各地退回广州，集中于东山、河南两地区候命。受降前夕的黄昏时候，忽然警报大作，鸣了历时30分钟之久。按伪警说这是日军出动的警号，于是全市骚动，闭门关门，互相奔避。吓得张发奎魂不附体，李国俊手忙脚乱，电询东南西北各分局均不知底蕴，也不知警报发自何方。警报停放后，历久不见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惊魂始定。事后闻说日军未投降之前，东山、河南各地均设有警报台，敌军集中候命后，原有管理警报台的人员已集中去了，留下警报台无人看守，因而被歹徒进内偷盗，按放警报，故酿成一场虚惊。

受降典礼举行时，田中久一呈递降书。由于他所统率的日军历年以来，在粤杀人无数，血债累累，所以粤人咸欲食其肉寝其皮。典礼举行毕，张发奎迫于民意将田中久一扣留。田被关闭后，国民党中将涂思宗与其有师生之谊，往狱中探望之。田中仍盛气凌人，喝涂说：“你以师生名义来见我，抑或是当我是战俘来见我。”涂答之曰：“当然是以师生情谊来探你的。”田中还愤极继续说：“战胜而投降，真正不服气。”又强调说：“且看十年之后谁执亚洲牛耳吧！”

粤境日军俘虏多至10万，广州行营专设俘虏管理处以管理之，委廖鸣欧为处长。廖每天派俘虏千名交由广州警察局分派到各区分局搞卫生，再由分局派到市面分段扫街。站岗警察监督其打扫和清洁。有一次我路经文德路六和新街，见一日俘用竹扫把在墙上大写“军人精神”四字。我问其意如何，他答：“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宁死不辱。”我再问他：“是否不愿意扫？”他笑不作答。据各分局报告，有些浅街窄巷，经日俘打扫之后，亦发现有同样的标语。由此足见日本军人平日饱受法西斯教育，以侵略战争为光荣而不安于和平共处，甚至至死不悟者。



总浏览量：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
网站统计 粤ICP备09161547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219号

